

当景德镇陶艺 遇上海南黎陶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一个是千年瓷都，窑火不断；一个是薪火相传的“活化石”，历久弥新；当景德镇遇见海南黎陶，她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017年8月，海南大学成立了海瓷材料艺术实验室，一方面立足材料与化工学院，研究海南矿物材料，把石英砂、贝壳粉、火山灰等矿物材料用于陶瓷制作；另外一方面从景德镇聘请资深陶瓷匠人占马财、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生徐菁等陶瓷手艺人，一手抓艺术，一手抓科研，试图探索出一条海洋生物材料与陶瓷艺术相结合的新路。

立志开发陶瓷文创产品

陶瓷玩偶、陶瓷冰箱贴、陶瓷筷托、陶瓷笔架、陶瓷茶具……1月14日，记者与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刘梅珍一起来到海南大学海瓷材料艺术实验室，刚进门就看到里面摆满了徐菁创作的陶瓷文创。

29岁的徐菁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专业，在陶瓷制作上是一把好手，有股不服输的韧劲，想到一个创意就跃跃欲试。

“除了给娃娃穿黎锦衣服，我们还可以直接在娃娃身上绘制黎锦服装图案，把衣服‘画’上去。”当听刘梅珍说雕塑家、省旅琼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程连仲建议海南手艺人制作黎陶娃娃，徐菁马上就有了想法，她指着她做的陶瓷玩偶，恨不得马上就将其改良为黎陶娃娃。

“瓷器的亚光釉跟黎陶的釉色类似，可以先做出形似看看大概。”徐菁望着满橱窗的文创作品说，“开发出文创产品又怎样批量生产、销售呢？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疑是杯水车薪。”“你可以跟我一起开发黎陶文创产品啊，我们一起做海南特色的伴手礼。”刘梅珍坚定地握着徐菁的手，邀请她到昌江保黎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参观。

“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年轻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动员起来，他们有了手艺和生财计，不仅就不用外出打工，还能让‘黎陶’活起来。”刘梅珍说。

90后博士用火山灰做陶瓷

“这是我用石英砂、贝壳粉、火山灰做的陶瓷器物，这个是根据珊瑚造型做的，这个是用海胆壳造型做的……”余辉是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他经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

“我们景德镇的小孩从小就是玩泥巴长大的。”他出生于1991年，从小在景德镇长大，家里开有瓷器作坊，本科与硕士也是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现在叫陶瓷大学）读的。

正因为特殊的教育背景与生长环境，在海南大学读博阶段，他就尝试用海南矿物材料做陶瓷。“你看这个火山灰质釉料的光泽与纹路很特别，就像太阳透过海水照在鲨鱼皮肤上一样波光粼粼，景德镇的釉料能做出这个颜色，但做出这个纹路还需要进行复杂的配方调试。”余辉一边用手机筒灯照他用火山灰做的陶瓷作品，一边向记者介绍。

“我对海南火山石材料一直很有兴趣，只是苦于没有相关技术支持，希望以后也能跟海南大学海瓷材料艺术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利用海南的材料创作出具有海南特色陶瓷艺术品。”程连仲认为，将海南矿物材料与陶瓷艺术相结合，或可探索出海南黎陶的创新之路。

昌江保黎村的黎陶茶具。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专家学者为黎陶出谋划策

黎陶：走创意新路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用手制、篝火焙烧的原始方法烧制出一件件造型古朴、色彩单纯的土陶，记录着黎族的生活习俗及制陶史，黎陶也因此被称为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

近日，在海口方外空间，艺术家、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等欢聚一堂，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黎陶研讨会，从各自角度为海南黎陶如何创新传承提供新的思路与想法。

黎陶文化从远古走来

“如果要收藏瓷器，我可以选择哥窑、建窑、钧瓷等，为什么要收藏黎陶呢？”面对很多藏家内心的疑问，雕塑家、省旅琼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程连仲表示，虽然国人偏爱哥窑的自然裂片之美，推崇建窑中的兔毫和油滴之美，欣赏钧瓷中的蚯蚓走泥纹，但黎陶的拙朴之美与哥窑、建窑、钧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式审美趣味。

“我第一次见海南黎陶就想到中国仰韶文化，这让我感到很振奋。”程连仲一边指着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刘梅珍收藏的黎陶，一边介绍中国陶文化的发展历史，“从历史看，中国陶文化发源地很早。”

黄河流域是中国彩陶文化的策源地，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为代表，距今已有八千年。而史前时期，海南岛上已有黎族的先祖活动，他们是这座岛屿最早的移民和开发者。黎族的制陶技艺十分悠久，宋朝的《诸蕃志》卷下曾记载，黎族“以土为釜，瓠为器”。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五勒岭洞穴遗址，曾经采集出海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夹砂灰陶罐残片，距今约9000年。2006年，陵水新村遗址出土了一块古陶片，经过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5000多年，它的出土，再次佐证了黎族悠久的制陶工艺。也是在2006年，国务院将“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昌化江畔的原始制陶“活化石”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李星良也注意到海南黎陶与中国仰韶文化间的渊源。在他看来，海南黎陶上的鱼纹恰恰印证了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提到的“有意味的形式”。他提到，仰韶半坡彩陶的特点，是动物形象和动物纹样多，其中尤以鱼纹最普遍，有十余种。

仰韶半坡彩陶以磨光红陶和彩陶著称，造型多样，器物手制成形，即用泥条盘筑法，实用美观，其纹饰多以黑地绘红彩，其纹饰精美，如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几何纹盆，就是鱼纹的抽象表现，极为精彩。

“我们黎陶的陶绘纹饰图案与制陶方法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刘梅珍说，昌江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保留了我国新石器时期早期的制陶技艺：用粘土作为原料，以手工泥条盘筑法制成器物，以露天低温（800℃）烧制。

“由于制陶技术的改进，这种原始制陶技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早已失传，但在昌江得以传承至今，实在是一个奇迹，堪称原始制陶的‘活化石’。”程连仲感慨道，刘梅珍她们用沾满泥巴的双手，盘筑出了一个又一个古朴的陶器，在烈火之中，烧出传承千年的黎陶，时至今日仍有其意义。

保持拙朴感又要打开新眼界

“一两百块钱的黎陶器物都鲜有人问津，怎样才能把‘活化石’叫醒呢？”研讨会现场，有人向程连仲提出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问题。“火为木生，木为水生，陶是五行相生，艺是人的参与。”程连仲以他的《停车坐爱枫林晚》《极目江山》等风格写意的陶艺作品为切入点，谈及他的个人体会。

现年71岁的程连仲曾旅居德20余年，他在德国尝试过很多不同风格的雕塑创作，从摸索中发现中国风的陶艺作品在国际上有极高的辨识度，深受国际友人喜爱。在他看来，“天人合

一”理念既是中国审美区别于西方传统审美最为显著的特点，又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之一。

从古代青铜器的造型构成来看，那时的创作者便在模拟天象星宿，是谓“器以载道，天人合一”。这便是程连仲为叫醒“活化石”开出的药方。他说，中国人会把人工制作之美看成美的一部分，天成的唯一性再加上手工高手制作，一定能成就好的艺术品。

为了避免人工过度会导致匠气，他建议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可以给自然留一点空间，让天然的美石奇木在手作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黎陶之美在于古拙，这种拙朴感很适合闲插一枝花装饰红木家具，会让家居空间显得很有文化气息。”

“也可以制作黎陶娃娃，做一个写意的黎族少女形状，再给娃娃穿上黎锦服装，做成芭比娃娃那样的工艺品。”程连仲认为，叫醒“活化石”要把思路打开，在吸收西方现代美术技巧的同时，还是要突出自己的民族特点与审美，坚持自己的审美理念，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美术、世界陶艺文化的一部分。



徐菁设计创作的陶瓷玩偶。徐晗溪 摄